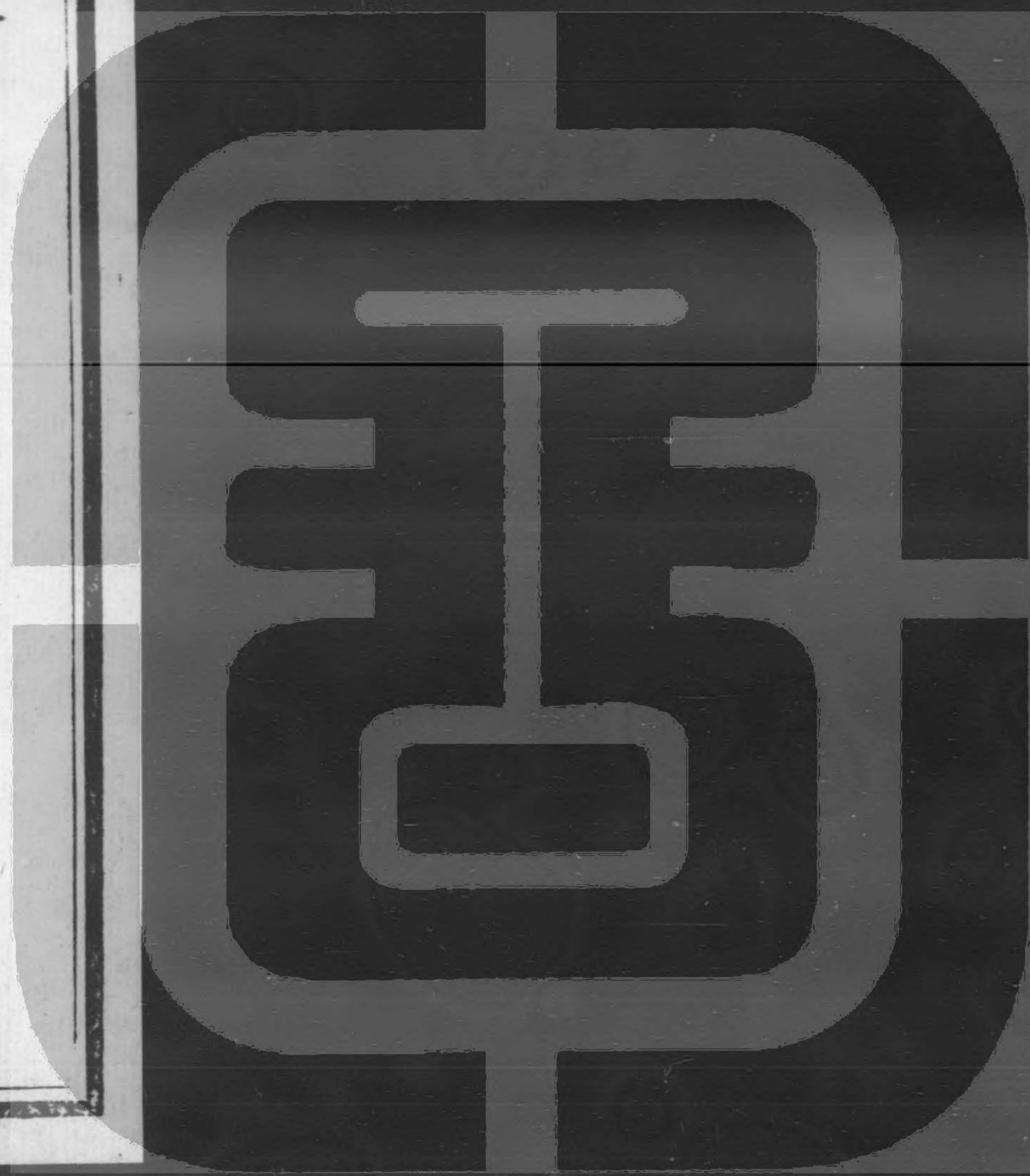


明
本
釋



明本釋卷下

立志者有爲之本

宋

劉

荀

撰

尚書周官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卑而功崇者胡衡麓謂心之所存主謂之志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

溝中

王荆公謂王逢原曰伊尹可謂愛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豈若彼所謂憂天下者歟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若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

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范文正公自少

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

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

謀於衣食者歟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胡文

定公曰嘗愛諸葛孔明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

分天下身都宰相手握重兵亦何求而不得何欲而

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財以負陛下侯師聖

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

若專以食為事則斲役之為志也

胡衡麓論管仲之器小哉以為不能

約節肆於驕僭由器量不宏不可人受故也然則得

君專政豈有正己及物之意直欲償其富貴之願而

已此與兒女子充足於輿馬服食器用之間何以異

非小器而何又云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累其心志於富貴

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

心事也楊龜山謂楊仲遠云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

詭譎之行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又恐其以此

也自足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漢上謂小人志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取禍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邵康節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明道亦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

弘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伊川曰弘寬

廣也毅奮發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昔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接物若甚和易而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在中書有事關密院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公不踰日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吏欣然呈公公曰不可學它不是卻送與密院萊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富鄭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

色慷慨莫之能屈趙宗道出公門下公守亳社宗道
 季子濟為提舉常平劾公不行新法罷使相移汝州
 後宗道卒公賻恤其家甚厚服除濟偕諸兄以送富
 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曰吾見故人子前
 日公事不可論也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韓魏公器量
 過人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
 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
 有功使動了謝安當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
 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
 虛中一點浮雲之過日竊謂士之矜能伐善者知此
 亦可少媿矣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

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居容人過失不
 以為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至
 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嘗言在政府時極有難
 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索包總不然不可
 一日處矣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臨事若慮得是劄
 定腳做便更不移成敗則任它凡人語及其不平氣
 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
 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其任重致遠者
 宜矣

勇者為義之本

中庸謂勇天下之達德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

勇者不懼謝上蔡曰雖死生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韓魏公謂勇可

習胡衡麓曰養氣然後勇詳孟子養氣之義則得之孟子謂舜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語

滕文公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強為善而已石徂徠以

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

明道亦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劉元城曰溫公當揆日

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

暇論後日事伊川曰凡為政必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

溫公行狀云公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

要務與後人姑作一二事以歐陽文忠公戒其子姪

守官存心盡公切不可思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

汝榮事今閨門之訓多反是者亦習俗使然也大抵食焉而怠其事先賢之所深戒或問子畏於

匡設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伊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

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但當豫前謂吾有慶歷二年契

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

丹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使來非時仁宗命擇報

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富鄭公知制誥宰相舉之公卽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命公報聘而契丹平後坐石守道謗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韓魏公曰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

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前賢義當爲而不顧害者多矣是亦度德量力自知其可以有爲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邵康節見義吟云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又戒乎不量力而妄動亦陳力就列之義苟爲不然則物我俱敗矣

歐陽文忠公尹

開封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

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竊謂在仕者欲勉上官有所立責下位有所為亦須量其人苟強其所不能亦終無成朝廷任賢使能皆當然也此皆量力之事故附記之

伊川曰勇一也為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尹和靖曰義以為上則

為勇也大矣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呂與叔謂君子雖志

於善敢勇而無義必有為亂之迹如鸞權兵諫之類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太史公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楊山曰以死教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

不足惟然亦須死得是張敬夫曰比干諫而死箕子

疑亦可死也而祥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胡衡麓謂孔子又須明此理也皆以仁許之仁者當理也

果斷者立事之本

書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子曰由也果謂剛毅能任也

於從政乎何有邵康節詩若無剛果難成善伊川謂

為學須是剛決果敢以進是知為學亦要乎果也范

史云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

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不可不養也東坡曰昔之

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

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

斷一也豈可不求其故歟非特人君當然善乎胡衡

麓之論曰事有隱忍而濟者當斯時隱忍爲小濟爲大而不能忍則事必不濟謀有決斷而成者當斯時決斷爲大所不忍爲小而不能割所以不忍則謀必不成商之頑民餘風未殄以周家盛力分孽遷放易如反掌而成康能容忍之爲擇師尹俟以悠久數世之後商周爲一家必有忍乃有濟謂此類也周襄於鄭親燕丹於秦王戾園於江充曹髦於司馬昭袁紹於田別駕德宗於蕭相國失此者也齊桓於射鉤漢高於故怨魏孝文於宦者唐太宗於魏徵安石於桓

溫仲達於曹爽得此者也若夫禍福成敗事將必然方且猶豫遲疑見幾不作貽殃召禍噬臍無及可勝數哉鄭莊不忍違母而成叔段之惡子太叔不忍用猛而滋鄭國之盜成帝不忍廢諸舅而外氏奪之苻堅不忍去鮮卑而慕容叛之明皇不忍除妃子幾死於宿衛之手肅宗不忍逆張后遂父子至死不相見德宗不忍生代主帥遂使唐爲藩鎮所分裂梁武不忍遽逐朱異圍於臺城終陷趙主父之覆轍也而其甚者宋文帝已得邵濬謀逆之實徬徨隱度至於累

日比將廢黜猶與徐湛之通夕議論燭未及滅而元
 凶之刃登於合殿矣霍光已知夫人顯令淳于衍毒
 殺許后之狀欲自發舉竟不能決獄事既成署衍勿
 論身死未幾而霍氏之宗盡已顛覆矣夫天下大謀
 孰有加於一身之生死國家之存亡乃無大丈夫明
 斷為婦人女子之姑息一旦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而
 不得免焉彼蔽於一曲闇於大理制於私昵安於目
 前者曾不知戒可不悲哉

慶歷中上用杜祁公范文
 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欲致重法范公則欲
 薄其罪富公患是不知所決孫公之翰歎曰法者人

守正者立朝之本

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
 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此明於大
 理言也竊謂事當決斷而不斷與當隱忍
 而不忍皆謂之無斷可也其於受害均矣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
 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枉尺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枉己者

未有能直人者也

楊龜山曰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
 不輕其去就孔孟至終不得行而

死豈不欲道之行哉伊川謂較其
 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也伊川曰臣貴正不

貴權

伊川曰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
 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詐之術也夫臨事之變稱

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邵
 康節曰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
 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呂與叔
 謂執中無權雖君子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
 為愈賈存道謂權無規矩用無常不可專言以教人
 伊川又曰多權者害誠范太史謂權無難權者道之
 用也惟聖人能盡之又曰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
 之用常者中人以下可以守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故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賈存道名同字希德孫泰山又
 之師友學者諡曰存道石徂徠為之撰行狀云又
 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或問韓非作說難而
 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揚雄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君
 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
 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先忠肅公

在熙寧初王荆公稱其器識擢為中書檢正繼除御

史既對神宗問從學王安石否公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即上疏乃言新法不便司農劾

公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

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復上疏極論時政願就

竄逐元祐初温公當國首薦公云公忠剛正始終不變後公辭免中書侍郎蘇文忠公當批答不允

詔云卿蹈道深遠守節純固雖不留於黨來之物而

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為進不求當世

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為枉尺直尋之事此得
先世出處大致子孫能守之庶可以言無忝也矣
 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

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

又紹聖中以書

勉韓儀公曰當斯時尤宜以正道自處萬一不變事有干涉須力持之不從則奉身而退廢興有命非人力可支惟不失義乃得若

目前利害以不屑意為祝昔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

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

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若此不已國無

類矣孟子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富鄭公論奏

左右皆小人章子厚難之王和父曰吾輩今日曰誠

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此

語曲盡阿諛情狀

竊謂凡事上者皆當戒此也又有拱默如于志寧者唐高宗將立武

后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決可否無忌遂

良以死爭李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默無

一言或者謂李勣逢君之惡已顯著姦人之情志寧

不言則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

以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己不言免禍志寧之罪尤

甚於勣當矣又有從其大而違其細假以示人至公

欲竊天下之虛譽如唐裴樞者其罪尤不容於誅也

凡在上位者能用此觀人則君子小人亦得其槩矣
夫人之所以如此者不過乎患失耳
楊龜山謂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
殊不知得失有命了不相干所以
先儒有小人可惜為小人之語也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熙寧間新法方興溫公時居獻納之位力言不便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報會除樞密副使即累上疏以謂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果非乞罷樞密副使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竟不拜命

韓魏公語錄云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先忠肅公纔

除御史歸語家人曰趣裝母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

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

進繼上疏極論新法不便遂貶衡州胡衡麓曰身體

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

爵非生而有之者乎

范忠宣公謂人做好官職當如奉使借館便自無事胡文

定公謂浮世利名蟻蠓耳何足道哉

列子曰蟻蠓生汚壤之上因雨

而生睹陽而死上莫結反下莫孔反江公望有云爵祿者止能砥礪頑鈍之人不能榮寵輕富貴安貧賤

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祿而已亦人君所宜知也韓魏公有云富貴易得

名節難保又云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跡

即孔子欲

以微罪行之義或問於伊川為官僚而論事於其長理直而

不見從則如之何伊川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

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止事大於爭所當爭事小

於爭則當已此皆論事去就之法也前輩有云事有

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

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

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豫思古之人欲委質事人

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

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或云

呂正獻公家訓今也不然內則父兄外則師友誘掖訓誨而

不以全軀患失為言者幾希後人氣節少及前輩者

良有以也大抵得失之心重者勢決不能有所立前

輩欲嚴於出處雖飲食起居之際必致意焉范文正

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

鑄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

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

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

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杜祁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胡文定公曰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它累輕便去住

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也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

墜墮先忠肅公手記云予初登第過濮州兵部郎中

士公

名建中字熙道學行載石徂徠集中

倅郡公事東州大儒也予見

之甚從容士公曰汶上有何生事對曰無有士公曰不可君有兒女當思所以養之君今得科第官則有事事則有法官守豈可以常保一不以理去亦復狼狽矣又有大者常見仕者既老而眷眷於祿當去不去或當官見義不敢爲以避禍患自中人已下則然

豈人情皆願悅詬恥哉多出於退無地也使回顧有
 所歸無妻孥寒餓之累其心當綽綽焉進退輕矣進
 退無所累則臨大利害必有可觀者如君固不可量
 然此不可不知予初得第方就仕思其言不入也其
 後閱世故見其言至為可信知前輩思慮深議論有

根本也

杜祁公告賈直孺初登第之語大意亦同邵康節云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處得在

失之先則失難處矣

皆先哲用力之方今故具載之

也

案此篇錯誤甚多獻公家訓四字錯入大字內

倅郡

倅字誤入小註內今也不然一段誤接士公下

衍本

措火一段誤接有所養也下今推尋文義俱

正為改

正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訐以為直者

案此下原註明道之意四

字有缺文

伊川曰自古能諫於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

易太子是其蔽也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
 其不蔽之明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

手

又云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

君開明處如漢高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
 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

知四皓素為高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高祖知人心
 歸太子乃無廢立意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

諫以明納約之義温公通鑑去之者為後世慮
 遠矣去取之意則初不相悖也學者又當默識楊龜

山曰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

竊觀前輩論事或以道理或以利害無所必者察主識之奚若審事勢之如何而必以悟上之義也胡衡麓論

幾諫直諫之義亦然劉元城曰人臣進言於君度其能為卽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先忠肅公奏議曰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

難以成功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以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不敢倅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諭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苟不以理勝為主難矣哉惟言之

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當顧體酌宜
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

高論以賣直取名罪不容誅矣

敢言之患多失在此
劉元城謂人臣之事

君也既自知已之所為又須知君之所能若不知而
直前未有不受禍敗也范太史謂君不知其臣臣不
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即禮云事君量
而后入之義張敬夫云責難陳善非在己者先盡其
道而能之乎在己有未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此亦
推廣孟氏以正己為先之說詳責難之義蓋勉其君
行先王之道而已非止以事功言也若夫智小責之
以謀大力小責之以任重可乎彼齊宣王欲以一服
八固孟子之
所深闢也公在政府人有自陳不中理者從容諭
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明道謂凡為人言

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嘗赴朝堂議事荆公厲
色以待明道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

氣以聽

竊謂論事要亦當如是也韓魏公別錄慶歷
中范文正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異

及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蓋其心主於事可行
而已不為己也案議論下本係缺文今據宋史補

入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小有

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呂居仁云當官
之法直道為先

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須用呂惠穆
公稱停之法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亦當知
之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
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

其不聽者少矣呂惠穆公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公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劉元城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熟思講也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在不失其時是乃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然後言之義也時也者當其

可而已矣其可仕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趙岐云季桓子秉魯

之政孔子仕魯冀可得因而行道也有際可之仕際接也衛靈公遇孔子以禮故亦仕之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有道則無事於變易故避世長往之士

聖人有所不取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可去也齊景公

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衛靈公與

孔子游仰視蜚鴈意不在孔子孔子行而未嘗有三

年淹於一國故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邵康

節謂孟子得易之用伊川謂得易之用者莫如孟子又謂由孟子可以得易於此可以默識矣伊川曰易

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濂溪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

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

也劉元城曰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耳若

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孟子謂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橫渠釋簡兮之詩曰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

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仕者不能無太簡之譏胡衡麓謂君

子陽陽乃有樂只之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張

諷非純以為當然也渠曰士君子仕宦為貧則當居米鹽筥庫之職以無

據卿相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監門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苑囿之吏掌六畜之芻牧者或問聖人

吏是也因言近時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爾伊川曰古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情也所以異於

人者以安義命焉爾蘇老泉有云凡十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又可以此觀

人矣老泉名洵字明允自號老泉歐陽文忠公謂其學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

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來京師

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張文定公云僕領益郡得先生所著權書衡論以書先之於

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曰為荀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韓魏公

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治平三年卒今西蜀文學之盛自先生父子倡之世謂之蜀學

語默以時者何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

言而與之言失言韓退之云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

云不欺蘇東坡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

子所戒孟子謂位卑而言高罪也楊龜山言默戒云

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以取禍温公曰鐘鼓叩之然

後鳴人不以為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妖耶不可

以言而言猶不叩自鳴也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

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胡衡麓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猶司馬

而論司寇得失是侵官也王沂公自登朝歷掖垣內署每謂王文正公必語及

關政公辭以不在其位不敢預聞及當可言之位論

事侃侃然案此下原本有衆皆二字及楊龜山論

侵官數既去而未去所掌是犯分也東坡守維揚某

句缺文既去而未去所掌是犯分也以書諫曰君子

之於事以為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

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可言者亦義也前為穎川言

之可也今為揚守而預頴事其亦可乎豈亦嘗言之

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

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

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

者以為多事爾案此注未用而論任用之事是干

東坡守維揚句下有缺文楊龜山云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

進也後進賈誼身非宰相而汲汲自進其說蓋亦不

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出為王傳其論

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

庭之臣而出其上既不在其位乃不待問而告焉非

也豈不召禍歟

有利心欲問人以昌己者不為也又曰既在其位當

順見惡必強見賢必薦見不肖必逐見治理必具見

亂萌必除隨職而舉乃又不能惟拱手默默聽它人

所為或不敢不為上奏如孔光或恭遜取媚如胡廣

而國家休戚己不與知皆不忠之大者又云范太史謂君子立人之朝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隱其言君從之亦諫君不從亦諫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其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昔温公在從列力言新法不報會除副樞公雖懇辭猶論不已奏曰臣若已受樞密副使之告即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拜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所不可言者韓魏公罷相判永興軍入辭時二府方議邊事未決乞召公同議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唯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遂罷議新法初下公判大名府

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

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橫渠謂范巽之曰在朝則持國論居外則奉詔令初行新

法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或有以書問邵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歐陽文忠公為河北都漕陞辭上投劾而去何益

面諭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為言罪也胡文定公在後省繳駁吏部侍郎馮澥論劉珪疏云侍從臣寮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可侵紊夫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而解遽越職此路一開臣恐立於

朝廷者各以好惡爭相攻擊脅持傾陷滋長怨讎非
 所以靖朝綱明分守又因蘇昞上書有曰張橫渠聲
 動關中蘇季明從之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
 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昔橫
 渠有詩云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
 不欲道行於世在館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之不半
 年又去只為道不合也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必
 亦有非所宜言者矣

文定公之論以戒乎位卑言高
 思出其位者而人君求賢之路
 則不可不廣也温公奏疏云上古諫爭無官自公卿
 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眴蕘無有不得言者

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署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
 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
 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此其為害不
 亦深乎唐明皇出奔不四千里而已無食有父老郭
 從謹進言曰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宋璟為相
 數進直言天下賴之而安頃來廷臣以言為諱闕門
 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
 重嚴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則何由得睹陛下之面
 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不明悔之無及慰而遣之君天
 下者可不監哉或問楊龜山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
 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必有窒礙者量不盡則
 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物也故
 當以漸而不可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
 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
 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固不無
 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
 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齊宣王問卿不同則當以正

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或問胡衡麓陳成子弑簡公孔子去位

猶告於哀公請討之何也衡麓曰列國大夫聞國大

政於君君臣臣之義豈為去位而可廢也故孔子雖

已告老至於鄰有弑逆天下大變人理所不容則執

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況從大夫之後乎又曰道有

常變言非一端苟不知聖神無方之傳是膠柱而調

瑟也靖康改元邊事大起楊龜山奏疏云陛下即位之初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

自竭蓋明是理者也明道有云若合開口時如荆軻樊於期要

它頭也須開口此皆聖賢出處語默之模範也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中庸謂義者宜也古之人辭受取予初無定體止看

義之所在故孟子有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予可以

無予之訓伊川曰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也可以予然

卻以不予若予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予者無可予之此所以傷惠子華使於齊冉

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

之粟五秉釜容六斗四升一庾容十六斗一秉為十有六斛五秉八十斛也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乎知此則可以與可以無與之義得矣温公答劉蒙丐

錢書畧曰足下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日以一鬻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不相知之深也某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

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之入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

疏先舊而後新某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三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

以待之乎家居食不敢常以肉衣不敢純以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足下又欲使某取之於它人是

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欲乞於人以為己惠豈不

害於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兼金好金也價倍於常者二十兩為鎰而

陳臻謂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以為皆是也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驢辭曰餽驢予何為不受當

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趙岐云時孟子有戒備不虞之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謂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

也惠知此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得矣昔魯國之法贖人於諸侯

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人辭而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

廉其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或有義不當受而衆受之則如之何文中子謂同不

害正異不傷物內不失真外不殊俗劉元城謂無為
 噉噉之迹以致怨忌斯言盡之矣尹和靖嘗書通語
 於座右云昔杜祁公嘗謂門生日作官第一清畏無
 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將譖己為上者
 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
 無媿於心可也元城又謂唐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
 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張橫渠語
 學者云持守廉潔此士大夫之常事其上更有事在
 蓋恐人矜已自滿也楊龜山曰君子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
 義一介不以與諸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為泰而士或以嗇與為吝以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
 也

知止者保身之本

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朱漢上曰亢者處極而不知

反者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

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荀子曰物禁太盛言

物極則衰理之常也蘇黃門云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陳希夷名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賜號希夷先生門人種放叙其

學明皇王帝霸之道太宗嘗問在昔堯舜之為天下

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跡云優
 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

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

昔人有云翠鷓犀象其處世非不遠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足意得便有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又謂种明逸放字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言也

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然邵康節詩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又云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測憂昔范蠡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蠡謂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浮海而不返張良報讎強秦天下震動後為帝者師良謂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游至學導引辟穀而不食疏廣謂受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去皆達

是理也

竊謂平時叨居其位以苟富貴危亂將至則奉身而退盜取知止之名得乎呂伯恭云保

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

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楊龜山曰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

尤多忌刻蕭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

以自污僅能免死甚至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

寵惴惴焉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亦屢矣

以何之賢而猶不免是惜夫

杜正獻公謂君臣間能全始終難石林葉少蘊

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所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取其志右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漢上又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

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與天地不相似

又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

地同流而無不通矣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得失毀譽孟子謂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吾儒則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者然後歸之天

非人力所致而至者然後歸之命此與術家占算之說不同

豈容智力可以僥求

倖免哉

胡衡麓謂不知命者輒尚智力

君子處困

或待我以橫逆或為人所輕侮之類

皆處困也當思其所致之由孟子所謂必自反也則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范太史謂凡人處憂患則發其

智遇窮困則激其心古之聖賢以此成其德行所以

邵康節詩有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之

句

此陳希夷語也胡文定公進中興策云聖賢不畏艱難齊威晉文霸心生於莒狄楚人敗於柏舉昭

王奔隨舟師敗於終纍陵師敗於繁陽楚國大惕而令尹子西顧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楚遂以安舜發於深山文王興於羸里聖人作易於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於震卦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聖賢所以不畏艱難者以此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盡其防慮之道而不能免則命也

如孔子遭桓魋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之時又以見聖人道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

並行而不相悖處也

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又曰

君子處難守正不知其它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

遇難而自放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者不為

又云賢者惟知義而命已在

其中中人已下方以命處義

又曰處屯難而有致亨

之道其惟貞固乎然能守止不變者鮮矣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

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

蘇東坡曰人不知命者常求其所不可得避

其所不可免

公謫嶺外與程正甫書云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甚安之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又與參寥書云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京師國醫手裏死人尤多鄒忠公元符間論事謫嶺外與故人田名畫承君泣別承君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忠公歎息曰君子贈我厚矣昔劉元城紹聖

中竄嶺外一日所厚來垂涕言曰屬聞朝廷遣使入

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無辱公從容告之曰知君至情而某罪大謫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而勸百助時政之萬一安世之志也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卒不爲動胡衡麓曰凡人履險蹈難往往詭計以苟免徼倖以圖全必曰命若是也其可逃乎當是時處之在我矣若陳蔡之際匡人之厄縲紲之中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一有遷心變志終不能與命相違徒爲不義士所以見危必當自致其命也又曰其然也不能使之不然

其不然也不能使之必然其未然也則不可力變其然夫是之謂天命蓋不易之理得其所以然之理則我爲主矣又曰元聖必得其位至仲尼則窮爲旅人大德必得其壽至顏回則三十而夭舜能孝親而不能必瞽之不杖己也能友弟而不能必象之不將殺已也湯文聖矣而不能免夏臺羑里之厄比干箕子忠矣而不能免剖心囚奴之禍孔子豈嘗有憾於武叔而當朝肆毀豈嘗失色於桓魋而縱兵爲寇凡如是類聖人猶不免惟盡其在我者爾邵康節謂聖人

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有詩云受疑始見周公

旦經厄方明孔仲尼又詩云禍如許免人皆諂福若

待求天可量又云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

以力爭又云聖智不能無蹇剝賢才方善處哀榮皆

至言也謝上蔡謂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折挫胡文定曰謝顯

道少年便信命嘗見伊川伊川問往京師應舉否答以不願去親庭止就上蔡伊川喜之伊川有云人多

說某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

得之道是惑也邵伯溫失解康節示之詩云干求須臾勉得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劉元城

曰應舉須是文章及第不由事業大要講得之不得有命不當以得喪之念累於心故伊川舉進士廷試

報罷遂不復試孫泰山唐李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三黜於禮部則退休焉

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則禮

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

所以亡也劉元城曰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但聖人知而不言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

後世不修人事一本於命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孫泰山謂善為國者先人

事而後天意梁況之云不信己之所為而歸之天意不可也梁師事孫泰山門人姜潛至之

伊川亦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

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

圖其暫安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

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庶矣

又云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

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

卻救之如此其急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

也 又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子關

明日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

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

又須知此義也

安義命凡十一條 此其大畧也天下之事殊塗而同歸在乎以類推

之 今逐條所舉 因紀聖賢言行於逐條之下明非

愚敢臆說也若諸儒之論意義同而載者似重複

姑以見所造或有淺深其趨未始不同 或疑條端

多而叙載

繁者要在深 後學尊其所聞是也過之者稍異乎

考此書之意 師說則互相詆訕幾成黨與甚至毀訾先哲識者

有憂之 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

士常患人我之 其流蓋自熙豐而來 范忠宣公論

念最難調伏 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蘇東坡謂介甫之文未

必不善也患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

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胡衡麓謂當時學士大

夫意向稍殊乎王氏則攢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

仕進百唱千和率天下出一私戶不亦甚乎竊謂

學者亦可以監矣謝上蔡洛學也論語解中如臨

川諸說一言之善亦不廢而

取之豈有意欲救其弊歟

噫聖人何常師之有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主善而已宜乎氣象之廣大

也胡衡麓謂吾夫子樂取諸人以爲善博學而無常師於老聃則問以禮於邾子則問以官名於

師襄則問以琴於之宋則得坤乾於之杞則得夏時於南人則善巫醫之言於西方則錄車甲之於

凡人寸長片善靡不資焉則何事之不知何理之不明何道之不得固天縱之將聖又多學而無常

師所以集大成也邵康節既受學於李挺之又游淮海之

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以道無

常師焉康節謂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

其真故求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考而必折衷於聖人已上見先生

行狀謚議揚子雲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苟折衷於一家之說未能無偏此末學之

弊也汪聖錫謂世之學者往往假聖人之說以廣已造大曰我能通天下之志我能成天下之務我

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高自標置欺眩愚俗若是者非特穿窬之盜而已又或守前人章句訓詁之

傳雖隱之於心而或疑槩之以聖人之道而或不合不敢有加焉曰吾師之說則然二者之說固有

差矣其於非其所自得則均也汪公受學於張橫浦伊川每見人言前輩之

短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是皆一道也王述有云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胡衡麓論子貢貨殖云凡聖門諸子皆不可以一言之差一行之過斷其終身竊謂

後進於先哲亦當然楊龜山語呂居仁云夫學者以孔孟爲

師學而不求孔孟之言抑末矣諸儒語錄皆及門之士雜記一時之

言惜乎不一經老先生訂正蓋其中有早年暮年之說有告初學成德之語而初無倫次或因事感

發有所指之言或隨人氣稟有扶偏之訓而間闕本末或論陰陽變化性命之理或辯釋老幽明死

生之說錯綜其間初學未有所主而驟觀之多失其下學之序未免為坐談之資苟非明師親友有以正之烏能免其弊哉昔伊川嘗戒學者勿編集語錄云聽得轉動或脫亡一兩字便大別又語其門人尹和靖曰若不得於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曰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則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龜山祭游定夫文亦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胡文定公屢請龜山是正程子語錄終不聞下筆文定公亦卒莫敢措一辭二先生尚難之後學欲輕議可乎或有取語錄以釋經者嘗疑以問注公聖錫但舉和靖語以見答因附記於此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曰中而已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邵康節曰道無

聲無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

行必由乎道

謝上蔡辯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說云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

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又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際果可以離人乎自二端起或搥提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疑道為虛無寂寞矣濂溪曰天以陽生萬物生仁也伊川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竊謂言仁親切莫如二先生始悟先儒或以愛以元以寬以公恕以知覺言仁者亦生之屬也戕賊天性暴殄天物則為不仁矣醫家目草木實之穰曰仁以其有生道焉楊龜山謂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伊川曰中

即道也中之為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寂然不動者也呂與叔謂情之未

動元無過不及又曰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執中而用之無不中節乎無過無不及民有不知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

胡衡麓謂情不違理者性之正楊龜山謂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執中而已或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言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盛寒則薄裘不可在

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為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龜山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為中善用中者惟等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

張敬夫云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而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朱元晦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惟可與權者知之蓋皆推廣上說也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是之謂中呂氏又曰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也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所在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治以欺惑流俗此

小人之亂德先王之必誅也胡衡麓曰道有常有變常止乎正變適於中變

而不正斯亂矣范太史曰經者道之常君子治國平天下反其常道而已常道者堯舜之道仁義是也伊

川云庸只是常乃定理也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橫渠云學未至而好語變

者必知其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胡文定公曰君子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又謂春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蘇東坡曰公山弗擾佛胙之召南子之見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

達節謝上蔡論佛胙召子欲往云聖人涉世如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沒者效之豈不殆乎因悟東學與

溫公之學語常而罕及變其旨微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之意也或議溫公學有未至處大槩指此類而

言觀諸用又不然在仁宗朝極論國置理財為急以為食貨國之大政宰相之職當領在神宗朝力爭富國興利為非以謂宰相當以道佐人主不當領制置三司條例謂公昧於時中可乎竊謂道無

適而非中一有偏倚乖戾隨應萬物失其所由矣如

四時之過不及則物災氣血之過不及則身病故人

事之過不及則害生政事之過不及則亂作萬化萬

事莫不皆然悉由乎不中節也伊川謂事事物物皆

有自然之中朱漢上謂中乃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之

也學者又豈只訓釋一中字而止乎要須用而能中

節斯可矣溫公謂韓持國曰某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借使有人真能心如死灰

形如槁木及有物歎然來感之未免出中節者當其

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理而已非理明義精無人欲之私焉烏能至是哉胡

麓曰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唐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

勸之曰盍殺五人可爾以是為中不亦悖乎伊川謂

楊墨本學仁義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

君可不審歟大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偏倚

而能立不和而能行者先大夫謂三百八十四爻其

用不出乎時中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為準伊川曰

其中庸乎楊龜山謂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

而已至哉中乎誠天下之大本也故繫之篇終焉

常病初學從事於末而昧乎本鮮克有成作明本

書諸座右以自警云本末初無二致明乎一貫之

理尚何先後云哉然初學不先知其本則末必紊

明本蓋有不得已而作也非敢語成德而淑諸人

姑以自訓遺之子孫若同志之士亦所不隱也吾

孫讀經史之外苟能翫味是書窮則以之修身達則以之從政庶逃乎虛誕之譏腐儒之誚矣若以

類書觀之非予志也至於先儒接人之端學者進德之門治

道為政之要蒞事行己之方至王霸之別釋老之

辨諸學之源末學之弊大畧粗見

末學之弊昔胡文定公論程氏

學疏今朱元晦中庸集解叙蓋言其畧矣大槩驚
 高遠事空妙喜同而惡異好名而尚言談體而遺
 用語變而厭常析學問政事為兩途離修身治國
 為二道殊非聖賢誨人之本旨此風浸長其弊將
 有不可勝言者吾子孫勿襲其軌可也橫渠謂以
 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政自古之可憂者胡衡麓曰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介交
 際之言加帚於箕之儀奉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
 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
 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偽設土苴糝糠之迹而
 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
 孔孟所教耶劉元城語馬永卿曰有暇可看條貫
 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余嘗以審於衡麓答
 云本朝憲章在仕者不知則為吏所欺矣雖條法
 先儒亦不令人廢者蓋窮理之一事耳明道事迹
 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厚悠遠上下與天

國本

地同流者先王固以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
 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
 其極外夷狄情狀山川道路險易邊鄙方戍城寨
 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又皆精密詳練竊謂學者子註盡其詳者亦有不
 能師法焉庶可成通儒矣

得已焉爾 昔趙元考與溫公論著述之體當以正
 文舉其要子註盡其詳又溫公與范太
 史論長編云寧失於繁無失於略況是書將欲曉
 初學歟書中所紀聖賢言行悉以意義為序初無
 先後之別或有意義回而詳略異或
 意雖不屬而義難略者具載子註云

明本釋卷下

意雖不顯而義顯則法具雖千指云
 求矣之照安休意義而指顯異矣
 何學無書中神瑤聖寶言言悉以氣變
 更篇具厥云神夫其樂漁夫氣顯民長
 書曰誌爾文報其要千指盡其精文顯
 昔世元各其公篇其精亦存下
 其音辨密精難難而學者千指盡其精
 其意甚善文要事不式時矣事樂與文
 其收吏地制山山以戲能則長樂瀾

